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

嘉言

【儒】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好生者。生之徒也。○活數千命。利莫大焉。

【釋】慈洽蒼生。拯救危苦。○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菩薩心。○良醫道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救一厄難。令勝餘一切施。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道】能救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見人窮急。度其死厄。見世明達。能制凶逆。年命長遠。世享無極。

感應

漢。梁皇后少時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儻興此女乎。選入掖庭。後為皇太后。臨朝。在位十九年。族皆榮貴。

漢鄧禹嘗曰吾嘗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凡諸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女為桓帝皇后信知活人必有厚報

漢魏譚字少闓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殺見譚貌謹勑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者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去此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我願就烹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其夕譚夢天神告曰因公好義遂活此數十人上帝命延汝壽二紀後譚果以壽終

唐劉翺京兆萬年人少警頴及長歷顯官所得俸祿悉以分遺宗親家無留蔵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冦嘯聚擄雲安公引兵破城裨將欲屠城公不許但除首從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民不敢犯及解任而所活者數千公後與弟金吾將軍函同入閩金吾因

卜居崇安五夫。號曰東族。而翔卜居建陽之麻沙。號曰西族。一日舟行至地名長平。見有赴水求死者。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錢六十貫。追逋日迫。無可還者。公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償錢還之。人得以活。後公以開國致仕。子孫繁衍。歲時致祭祠下三四百人。登科歷仕數百人。孫頌。以直言諫君。謚忠簡。純。以死節立廟。封忠烈。皆陰德之報也。金吾之後有韐。以靖康死節。謚忠顯。屏山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師。謚文靖。寶學子羽以保守川陝有功。卒謚忠定。樞密珙。謚忠肅。籍溪胡靖肅公憲嘗叙其譜。謂劉氏乃漢楚元王之裔。丞相梁文靖公克家亦叙其譜云。劉氏積陰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重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活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令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自是疾漸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五代韋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郇公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令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夫人密使

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金帛幷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衆。人皆以爲陰德之報。

宋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傅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騭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之。才出門即不及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度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爲眞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而病之服者無不效。

宋。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

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謚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後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来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来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

宋駕部郎中李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善畫因遺火得罪當死李君緩其獄會赦得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其子以報可元死李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遂生男子小名蜀孫幼善畫喜讀莊老事親以孝謹寫真絕妙一時東坡嘗贈古詩以序其事

宋臨海太守見配瓊崖人以三百人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守乃申奏朝廷云當来朝廷所以不殺有罪之人宥之遠方者欲其生之也今過三百人之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不若滿其數俾先到者量移入内地朝廷從之太守素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俯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狀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其故乃云天帝以我申奏

朝廷放還推入海中之人。以小盤盛五小孩兒賜我。乃取之置於懷中。其年妻與四妾皆有娠。既而各生一男。皆登第。以此見天道好生故有此報。若懷不義。以陷人命。其損折子孫可知矣。

宋虞忠肅公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粥藥。安得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公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咸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公艱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此則不損子之吉報也。

宋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詐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譖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來往幷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嘗命酒幷蒸㹠。勑置豐前。遣令食之。豐聊無

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㹠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者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閒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舊日欺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惶及未發前輦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閒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指龕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昔有賈客名為吉利入海取大珎寶安穩而出已有八十億摩尼珠一一

皆直百億兩金。以多寶物與一乞人。不入其家。復還至海。採取珍寶。入海之後。僧得寶物經八十歲。還到本國。欲入城時。見犯罪人殺者執縛打惡聲鼓街巷。唱令將至殺處。加以刑戮。時應死者逢見吉利。作是言。賈客主救我死罪。施我壽命。是大檀越賢善好人。吉利聞已。與應死者咄人。我今施汝無畏。救汝死罪。即至殺者所。人人皆與一摩尼珠。價直一億兩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邊還。爾時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寶買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買。若必欲買。汝所有物盡以與我。并自代死。乃可得脫。吉利歡喜。我得大利。得滿所願。能救此人。得稱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財物及於大海所得珍寶無量千億金銀寶物皆送與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盡獻在此。與殺者言。將吉利殺。即縛吉利。將至殺處。右手舉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怪恐怖。即以告王。自看。王聞此語。即自執刀。欲殺吉利。舉刀兩手落地。遂止不殺。

金宋顯趙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穢迹持咒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雜奏。弟子

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

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跏趺而化。

晉許敬之爲旌陽令。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敬之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愈。故蜀民爲之謠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後乃積功成道。

唐相國盧鈞爲尚書郎時。以疾出刺均州。到郡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忽一人衣弊衣。踰垣而入。云姓王。自山中来。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曰。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故相救耳。乃解丹一粒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三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初。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

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寃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自此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去萬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藥相授。勿愆期也。自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呑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脩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脩煉。世限既畢。佇還蓬萊宮。忽不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盧公年九十。耳目聰鑒。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滿室矣。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入罪。誣以刼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縣覺其情。并其子申於朝。力爲明辯。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必有福。知縣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昔北方同冬翔單閼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

之胄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離
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殆盡敷明於地鏡
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給窮之日得數過救度無死數千餘口隨
取隨生三年不還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九
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大鳥恒敷
兩翼以覆其屍七百年中屍形不灰劫運既改水捧其屍漂於無涯水過
敷明屍落貝渭邪源初黙天爵單之國北壟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大
行燔燒屍形屍於火中受鍊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
元年於北壟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絶五靈玄老
君號

漢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一
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
養乳乃自生計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愍追其奴殺之而立
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家。黄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
病久心悸。夢青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
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
席而坐。一吏喚黄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外。如
陽間市肆。往來闐闠。行未遠。別見宮闕甚嚴。内外多牛頭。王者冕旒秉圭
坐其中。威儀肅然。紫衣吏問曰。汝在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保五
掠二人。索財物。無則欲戮之。大言懲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
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
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軍故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
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
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
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
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留
告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

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惡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廳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覩所謂無憂閣者衆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鮮麗持香花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繫尫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焰然燒炙群囚號呌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劒囚扳援而上受剸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勑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

萬刼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

嘉言

(慮)無咎者善補過也。○改過不吝。○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過則勿憚改。○改厥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賛也。○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改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責躬脩德。所以除患而福至。○以咎而自警。故脩德而蒙祉。○以能補過。故得無咎。○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義。○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逢災遇變。飭躬寅畏。應天

以誠終而咎譴○除妖去孽實在脩德○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聞善言
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

（釋）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
○慙顏哽慟銜悲自責改往脩來不敢復作○知過能改是謂智人○過
由我生改不籍他○能自改者與無過同○所生惡欲今當悔過發菩提
心利益衆生○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前路既落坑
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惡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改往
脩来滅惡興善○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能自改悔守身良貞今世滅
罪後世得申

（道）教人改三過可為一勤○人豈無過改必以誠○知過必改知善必為
○禁非止惡守而不為○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遇賢師
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一念改脩頓歸清淨○思神
存真謝罪解過上帝神明感會之恩○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

歟○善者以弱為强轉禍為福○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眞為過矣○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感應

昔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支之子以為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踈。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覡祝巫謌月餘不已。梓潼帝君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漑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荄。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滋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梓潼帝君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畜者留之不可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賙人之窮憫人

之孫。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授別業使為久計。塟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唐苟龍義閬州人也。長慶三年於鄜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義無故毀斥而止絕之。言便瘖啞。醫不能愈。頑嚚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云啞。僧遂以刀剳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隣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宋。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釃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指而哭侮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僧

其友丁子和行抵別舘。逢兩僧持梃大呼。向前肆擊。急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刖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歸。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辭異。於是相帥往扣氷堂。見兩像皆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案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為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

宋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

嗜牛肉豈謂是與楦胡然即揩臘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為成人。

昔秦隴間有村民。平生好食犬。烹殺不知其數。一日烹犬將熟。見皮上隱隱若有文字。疑其異。呼家人共視之。乃其父左臂上所刺者。時父死十二年矣。對之哀慟。從此絶食焉。

宋。處州都監廳白直兵士。得牛肝一片。破之覺有物隱于刃下。視之舍利淵中。一一圓明如小石。路分曹師是駐劄于括蒼。親收得舍利數十枚。自是兵士誓不復食牛肉。

宋。盛肇。凡有讌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饌。恣啖為樂。一夕有扣門者。盛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擕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唯牛最苦辛。但看橫死者。盡是殺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盛肇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宋。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扣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

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姙娠。是夕生壽。登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青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吾為若言。少頃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壽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寤。汗流浹體。壽之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自是遂不食犬肉。

昔澧陽州王千五舉家好食犬肉。嘗買一犬。沿路牽之不行。王千五怒而箠楚之。犬忽作人言曰。吾尒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我。王怒曰。尒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脫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

昔潁昌府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良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惡報彰醜。吳後亦誓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奸細。道家以為地厭。世間珎

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宋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水沈丘主簿。赴同官宴集。及鷄臛至。不下筯揖之再三。但拱手而巳。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鬬鷄。一鷄既勝矣。復使再與他鷄鬬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夕死。未幾。夢為二皂衣追去。行緜入之境。遥見戴金冠七道人。皂衣捨度拱立於側。孰禮絕恭。度意其神也。趨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殘暴如是。今訴于陰司。決不可免。度懼甚。乞放還入世。當設醮六十分位。以謝過。仍資薦鷄託生。道人勑二吏釋之。遂寤。因循憚費。經歲未嘗復夢。二童來攝。迫趣急行。到官府。七金冠者列坐。責不如前所言。度俯伏請命。乞至本家增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俄頃得回。度不寐待旦。亟延道流。誠慤還賽。自是之後。不復敢食雞。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餘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作異夢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靈化。穆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宋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鷹鱉蒜之屬。唯進獨喜食之。其父嘗戒

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復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應而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白聶進也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至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據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若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見孥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斗餘移時漸甦進病愈後更不食其厭物。

宋婺州天慶觀道士徐澹然學希孟庸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因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巳不能言索紙書之云適夢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喫葷酒對聖陳詞可合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杯使飲覺來即瘖凡數月同輩共議為設醮祈謝夢其母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衆止

之末幾。又夢一騶卒追縛到官府。遇有著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
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
袍頷騶卒曰。豈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
與款語。且云。濬然坐茹葷罪。受罰瘂一紀。今因赴逮。即能出聲。如本觀道
流之懲過。固有甚於我者。何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
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
見告。吏即令取一簿。撿至徐名字。第一項書云。嘗打母一拳。但年方五歲
未為罪。後一項云。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疫病。閱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
邊。墜而寤。其瘖如初。又半歲。夢前者兩青童復来。引詣故處。唱云。徐濬然
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杯使飲。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
同遊天台山。洸是墮溪。俄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淺水中。呼道童挽起
將入寮舍。猶未啓關。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徧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昔天府吏甿沈判司。性慈善。事玄帝三世矣。一夕夢帝曰。汝有大厄。吾亦
莫如之何。沈泣拜求哀不已。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雖有他善。不

能贖也夢覺視之信然後數日沈俾全家泛湖淨淘溝中棄飯細縷缸中棄粲加椒茗為肉糜以待而家人日旰候沈不至怒歸餒甚爭食之斯須而盡又數日道所以皆慚悔而沈卒無恙嗚呼乞食得塊猶拜手以謝天賜況民以食為天可棄乎

宋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懺悔我為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日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能知過吾救汝即抉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宋福州安國寺方丈育一貓十餘年捕鼠甚捷而不以魚肉向口寺僕嘗誤翻泔水一擔於地不即掃滌貓在傍意若嫌惡即不食至于累日饑困且死長老忍人也以為畜產異類而敢妄作惡怒而投諸井中未幾長老

無疾奄化未及龕斂瞿然而起嘆曰我却到陰府見此猫乃是冥曹判官望我入門起身相揖徑升殿白王曰某昔在世時蒙其撫養之恩甚久雖臨命一擲不敢啣怨乞放之還生以示報德我已被引立庭下盡聞其語王從所請故得反魂然則吾有負於幽明多矣自是不敢復害物命

宋黃丞者有艷妾妻不容付儈者而轉其直張尉得之一歲而生男張之兄戲曰兒有名乎曰未也曰宜名黃兒豈無黃家氣味耶張之一家由是惡其母子居無幾妻有孕張逐妾棄子佃僕憐而鞠之明年生女數年又生女又數年娠一子又數年以過逐之二女多病皆殘廢而棄子獨無恙妻死張悔復子其子年已二十矣父子之恩復全天理也嗚呼人可昧夫天理哉

宋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修戒律偶得一虎皮戲被於身搖尾掉頭傾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逐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漸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欻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齎而奔每蒙皮而出嘗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著於體及

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兎以食之拏攫飲啗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廻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絶劃然皮落如脫衣狀自顧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援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隣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尓何處人出家幾夏臘脩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其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尓惡念

為虎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著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尓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詣於智作長老長老見之以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唐開元初尚書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時因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吏吏生取羊肝以進豫見肝搖動不息嚬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禱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見王王問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

昔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答笱之具尉羅之屬弋網罝罦弓矢摽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耶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項刻

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尔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尔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尔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頓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勑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尔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苦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椀右執楊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曜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尔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

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教命。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
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群羊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
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啞啞。咲而言曰。兒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
往時為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
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
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昔佛在舍衛(華言聞物)國。時拘薩羅國波斯匿(華言勝軍)王。勅典獄者。諸有盜賊罪
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然
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不習經義
律儀禪誦之道。然未得證果。不勤求證果。佛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
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迴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
餓鬼畜生之道。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校計。內自怨責。解知萬物。皆悉
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即於佛前悔過自責。成羅
漢道。

國朝吳興何山者舊僧擅權侮衆素行不軌尤嗜殺生一日宰猪饌客先以首入鍋煑之自去候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目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懼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人覘之猶猪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昔摩竭（華言不害）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麖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麖墮彼弶（强去聲）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各奔馳自還墮弶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被瘡衆生念知瘡瘥厭患遊獵宿緣應度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

昔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貪不信道德佛愍其愚現為沙門詣門分衛（華言乞食）時夫不在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匃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頗得况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立住其前戴眼抒氣便現立死身軀膖脹鼻口虫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即化作琉璃小缾以

自圖遶其夫不能得入即問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
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能得入手拳加之尋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
已去弓刀門何不開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謂手中弓
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自責啓道人
曰我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慈莫便見捨今欲將來勸令脩
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自宜
往攺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琉璃城堅固
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何德致此神妙道人荅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
懈精進持戒心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
梁香闍黎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
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
嘗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飡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
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尒污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鵞鴨游泳交錯

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絶上山。此香之德風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墓將殯。恠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昔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嬌慢。不事翁姑夫婿。給孤念言。佛能化於一切。即詣具陳。欲屈一飯。而為玉耶說法。化令改過。佛既到家。大小皆來禮佛。惟玉耶不出。佛即變化其舍墻壁。皆如琉璃。內外相見。玉耶驚出。禮佛懺悔。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其婿。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惡事。一者初生父母不喜。二者舉養視無滋味。三者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憂嫁。五者父母生離。六者畏夫喜怒。七者懷產甚難。八者小為父母撿錄九者中為夫婿禁制。十者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玉耶白佛。稟受下賤。不知禮儀。願訓為婦之法。佛言婦有五善三惡。何等五善。一者夜卧早起。心常恭順。執事先啓所尊。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罵莫恨。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何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美食先噉。早卧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

別嫁。佛又告玉耶。世間復有七輩婦。一如姊婦者愛夫如弟。二如妹婦者敬夫如兄。三如善知識婦者。訶夫之過。教夫之善。四婦婦者。竭誠事夫。唯和為貴。五婢婦者。務脩婦道。不妬聲色。如事大家。六怨家婦者。見夫不歡常如寄客。七奪命婦者。毒心相向。毒藥害之。佛言。為五善婦者。常有顯名。後得生天。為二惡婦者。常得惡名。後入三塗。玉耶流涕白佛言。我愚癡。自今以後。改往脩來。當如婢婦。奉事翁姑。夫婿。盡壽不慢。受戒為優婆夷。佛言善哉。人誰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以飯衆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念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信行之。後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浮屠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来入户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答曰。此賓頭盧也。賓頭盧尊者名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遥見惠汪精舍

前幡盡其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肉。

唐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拽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衲。不言而去。昶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普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衆人民。各携手啼哭。呼喚。便作是說。於此國土。有大惡賊。名鴦崛鬘。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首飾也）以是故名曰鴦崛鬘。願王當降伏此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具陳前事。佛便往彼。特有衆人。擔薪負草。及耕田

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
鴦崛鬘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
以指作華鬘。懼嬈世尊。遂更前進。時鴦崛鬘遥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
今此沙門獨來無伴。我當殺之。即拔腰劒。往至佛所。世尊遥見便復道還。
鴦崛鬘走逐世尊後。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鴦崛鬘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
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盡其
力勢不能及。尒時鴦崛鬘遥語世尊言。住大沙門。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
汝不住。時鴦崛鬘便作是念。我行惡行。即捨腰劒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受
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猶如剃頭。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
法。成阿羅漢。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衛城。欲往殺彼賊鴦崛鬘。先遇
世尊。具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鴦崛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
固。出家學道。王意云何。王報言。若見當問訊禮敬。無有害心。然彼兇惡。無
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鴦崛鬘去佛不遠。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
念在前。時佛舉手。示鴦崛鬘處。時波斯匿見鴦崛鬘已。便懷恐怖。衣毛皆

竪。佛言勿怖。自到彼所。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鴦崛髻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鴦崛髻言。尊者鴦崛髻。今名何等。鴦崛髻荅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蔓多耶尼。王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被飯食。病瘦醫藥。牀敷卧具。無所乏惜。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禮足。繞三匝已。詣世尊所。白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

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經十二年後。其王本身生。兩翅飛行。噉人。已得四百九十九人。時有國王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説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其數已滿。當發以祀天。噉人王曰。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何須愁耶。但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説偈。即許施物。今未得施。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寛恕。假日施訖。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還宮。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殷勤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見其來。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

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不退轉作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於是心開豁然。從受五戒。不復噉人。為清信士。因放四百四十九人。各還其國。

昔有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傭擔。過水邊飯。烏鳴。賈客怖。貧人反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烏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烏向語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殺也。答曰。我坐前世貪人財物。故貧為賃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為此事。

唐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受命。太上勅周下佐於國。而沉湎于酒。汩沒凡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幾於僵仆。聞袁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何相之有。周大驚。問禳制之術。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往。此災可除。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

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下牛坐樹下。語曰。太上命汝佐聖孫。何為皆沉於酒色。神已散。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懵然未曉。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簾前。有宣言責之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司送於東廡之外。院中室宇宏麗。視其居則姓名存矣。啓鑰而入。爐火鼎器。床席宛如近棲止。況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衣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其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先生酣酒流蕩。濁辱其身。我等久居此矣。但閉目將復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求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拜。位至台輔勉自愛也。貞觀中。勑文武各貢理國之策。周代常何奏策。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衆行。自此累居大任。輔佐太宗。一旦群仙降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

梁植闇者。不知何許人也。自西蜀來。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嘿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為。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

集隱居庭中。隱居忻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
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
曰。修嘿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名。將昇天。陶君欲師
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
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
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虫虫水蛭輩爲藥。功雖及
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
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陶君
果解形仙去。又爲茅山上清第九代宗師也。
晉。許敬之。諱遜。生而穎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中之。子墮
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得仙。

嘉言

(儒)施不在豐。期於救之。○積而能散。無多藏厚亡之患。○欲不匱。則博施。
○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

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與人交有美惡焉。施與報而已矣。與神交有禍福焉。感與應而已矣。施報感應。若形影聲響然○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

(釋)夫人為道。務在博愛。哀憫施與。德莫大焉○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布施得財富○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覩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未離欲心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天上。乃至廣果天○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諸佛。二者父母。三者病人○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施。輟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好喜施人飲食者。所生之處。天厨自至。色力具足。聰慧辨才。壽命長遠○若施法師。流通大乘。講宣如來秘密之藏。令使大衆開其心眼者。得無量報○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見他修施時。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相。其福寔多。○布施脩淨戒。智慧捨慳貪。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所施福利成就

福智得無生法忍。○給濟衆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賢者好布施。天人自扶將。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施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善人福㝡深重。○給濟貧乏。言惱衆生。其福曠然。不生悔悋。

㊣道 施恩勿求報。與人勿追悔。○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吾利益厚。吾施益博。○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則功成。○布施凜庚己不加貧。○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鑑。○含道抱德。推誠樂施。○濟人度物。所在通利。長生不死。永享貞吉。○其施厚者其報美。○念道布施貧乏。生富貴聰明身。○財者衆生性命。能捨命財。拯濟孤貧。內息慳貪。外除刦奪。人天利潤。生死蒙恩。○一切布施。生歡喜心。福報無邊。○以吾道施人。功德最重。○見人窮乏飢寒困急。損己布施。令人富貴。福報萬倍。○施恵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飼之。無所愛惜。世世飽滿。常在福地。○一切衆生如我眷屬。飢寒念與衣食。疾病念與醫藥。冤讐念與解釋。當後來世證真人行。○散財施恵。開出倉庫。賑恤貧窮。積功累德。升上仙堂。○施恩不望報。聖賢也。施恩望報者。小人也。○如無至誠心。施雖多而獲報必苦

捨不望報。施雖少而獲報多○損身施惠。後受大福○施惠布德。念度衆生。死昇東華。受號飛天。

感應

唐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求掾。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其無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嘗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寳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鑪中。及破鑪出像。姥所施錢着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遂置錢不去。乃知至誠發心。必有感應。

宋。奚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取腰間一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顖贅果落。

宋茶陵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糴。貧不能粜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貴粜賤糴。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糴米一斗。陳

云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上金馬陳後富有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皆請鄉漕蘭孫補入國學皆登第官至太常丞人云平糶之報甚豐而道人者其仙乎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時黄溪馮公為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宋吉州仙居道堂嘉熙辛丑堂隣有李老家稍温飽道人來往即供以好茶深熟者亨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丰姿蒼古來曰令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老亟遣去是夜兩道人夾之而睡一道人盖其上其氣蒸人如火病者如坐甑幾不能堪道人曰

且忍耐凡若此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暢索飲食如常不十日歡悅殊異道人囑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拜謝之予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袁州仰山時天色晚李老與堂中道報告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宋南劍州沙縣祝染者遇歲歉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手榜將開忽街上人蒙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為特科狀元

宋福州張善元夫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群食其家寶祐丁巳年問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臥道傍滿身汙穢邀歸舍之張以子繫官急出誡妻曰道人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誡道人索銀子妻怪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你夫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已妻以少斂插遺之道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夫恨以為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誡左右曰夫歸切勿言恐其好善之怠也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郎中大憂

同郎一道人曰。我善乾汞為銀。須用銀一兩為母。及用汞一兩同煅之。則皆成銀矣。數雖多。一夕可成。張曰。雖然將安所得母與汞哉。道人曰。君勿憂。遂開篋取銀子及汞。和於鼎中煅之。但見青燄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焰息。道人以水撥鼎中曰。且視之。則皆銀矣。旦視之。果然。求道人不見。店翁曰。道人今早算結辭去矣。張大駭。取銀子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免其子罪。并攜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為也。

宋朝東京未亂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習之暇。常出獨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緣化。士人盡傾篋中錢與之。五六十日。率以為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每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貧道欲說一事。幸毋泄。官人可急歸去。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趑趄。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為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袖遮士人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無足。鬼形異狀。變幻不一。士

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貧道無以為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群咲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咲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奔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来觀群聚指咲行甫兩日有来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咲者漸少及更三數日則不復有咲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將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元處拾取則見所棄之扇已化為髑髏矣

宋太平州通判葉仁甫嘗為文鏤板以為勸戒云食饌不可廣傳傳之浸遠殺生益多方書不可不傳救人疾苦陰德不少又常集諸經呪十餘本印施於水陸會中以為薦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遂再詣冥陽之齋往請經呪且告夢葉乃以其板施於僧坊今遇水陸印施焉

至誠印施經卷。其功不細。

宋。崔公度。自少好施食。每施食時。常以尊勝黃幡。徧插食上。率夜半為節。非有大故未嘗廢。得館職後。嘗飲於親故家。至中夕方歸。道沿蔡河。有酒帘來收。馬過觸之驚逸。崔墜地不知人。似醉夢中。見一婦人至曰。此崔學士也。急解帕巾羃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有難。不可不救。俄有十餘人。應聲而至。皆婦人也。與之撫摩擁視。崔覺稍甦。騶卒扶上馬而歸。家人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亦不悟。數日瘡愈。解其帕視之。乃古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食幡也。其物應手灰飛。方知是鬼耳。

宋。陽樞密既死數日。夢與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碩米付縣令。孫君既拯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

宋。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

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昔阿育王宮有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尅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得此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廝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不久病終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妙右手常拳年滿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往問夜奢羅漢答言此女先是王婢掃地糞壤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

昔李無競謂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己錢代償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鬬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廬飲以酒無競三辭復進以桃無競恐怫其意略取

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宋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酒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塗。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日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陽者積有日矣。

宋大觀間一官貧於京師。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遂問鋪家。答言一官貧携來脩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蘩。其子謁蘩言之。因問蘩何以為幽冥所重。蘩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自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蘩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一杯水。皆利人一事也。但隨

其事而利之尔。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爇在淨土境。

宋。安慶府劉懋英。富商也。未生時。母夢神人告曰。爾某時生子。所惜壽不永。至期生懋英。術者推命言壽止三十二。懋英踈豪倜儻。輕財重義。年二十即周遊湖海。懋遷有無。日益充裕。嘉熙年間淮旱。粟直翔湧。懋英轉粟十數萬。止依羅處元直發糶。富室遂皆平糶。二百里內。賴以不殍。自是不復興販他物。逐年必轉粟他方歸糶。於時直量減二分。里之遠近德之。年三十二。溺水於峽。撈屍不獲。里人衆金建黃籙薦拔。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越十餘日忽歸。言溺水後。到水府見王者延坐曰。公壽止今日。冥間以公有陰德。擬公為冥間判官。又以公有母在。議延公壽三紀。未委公意何如。懋英曰。願少延殘喘。以奉老母。王者曰。吾亦意公意如此。但今正當劫數。可就此少避。須臾設宴。伶樂清麗。品饌珍異。皆非人間所識。酒三行。有道士捧文書至。乃曰里人所建黃籙。有王旨趣歸。懋英辭王。留更飲酒再行。王送出。遂甦。乃在龍帝廟。身未嘗濡。懋英在水府片時頃。人間已十數日

矣懲英由此為善益篤年六十八一日沐浴更衣語妻子曰我今日為冥間所録為判官矣脩然瞑目而逝

宋洛陽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汚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其不逐去笞女女畧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曰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為管營指揮使妻後為吳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宋金華范茂載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讙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信佛教每遊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鐃鈸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脩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

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若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留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少長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弁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篷背探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絲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杖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産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爾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二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

其衣服曰以為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来持火藥鑵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爇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然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哀猶任所向遂獲無咎

昔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省見其奇相即為立字字修越那提婆（華言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深廣八尺汲用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如心即出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闍婆國有大長者方生一女子名修跋那婆蘇波（華言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見之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賢士如我女比乃當嫁與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後聞女家時二長者各懷歡喜求為婚姻娶婦既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皆獲須陀洹（華言

瀕沸還精舍。金天與婦。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過去毗婆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豪賢長者。見衆僧至。各競供養。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時。財寶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何其苦耶。爾時雖富。不遭斯等聖衆之僧。今既得值。無錢供養。憐然而啼。婦見夫啼。而語壻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藏內推覓錢寶。當用供養。夫如婦言。至故藏內。得一金錢。于時其婦有一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水中。以鏡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於時衆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遇疾命終。生忉利天。時貧人者。即此金天夫婦是也。

昔舍衛國有豪貴長者。財富無量。唯無子息。夫婦每懷悒歎。禱祀求索。精誠款篤。婦生一男。端正希有。父母宗親值時宴會。共相聚進詣大江邊飲食自娛。父母將兒詣其會所。母愛念此兒。從坐擔負。父負已竟。母復擔之。欲

娛自樂臨到河邊意卒散亂執之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摶撮竟不能得父
母憐念愛著傷懷其兒福德遂復不死隨水沈浮為一魚所吞雖在魚腹
猶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無兒子種種求索因不能得而彼富家
恒令一奴捕生為業值得吞小兒魚割腹得兒施與大家大家觀省而自
慶言我家由來禱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拭乳哺
養之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得兒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言是我兒我
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
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無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
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
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君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
為二家評詳此事卿二長者各名此兒今若與一於理不可更共供養至
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
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兒
白二父母我生已來遭罹艱苦墮水魚吞垂死得濟今我志意欲得出家

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往至佛所。
求欲入道。佛言善來。頭髮自墮。即作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
成阿羅漢（華言應供）佛言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為說妙法。
時有長者子。來至會中。聞說大法。施戒之福。生敬信心。受三自歸。及不殺
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世世受福。財寶無乏。長者子今重姓比丘是也。由
其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
戒。墮水魚吞不能死。受三歸。故得羅漢果。

昔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婦生一男名曰金財。端正殊特。是兒手捲。父母驚
怖。即開兩手。見二金錢在兒手中。歡喜收取。轉更續生。如是勤取。滿藏不
盡。兒年長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即便聽之。往至佛所。剃除鬚髮。身著袈
裟。臨壇受戒。於衆僧前。次第為禮。隨所禮處。兩手按地。皆有二金錢。受戒
已竟。精勤修習。得羅漢道。阿難問佛。此金錢比丘。先造何福。手捲金錢。佛
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現於世。與諸衆僧遊行國界。時諸長
者。施設供養佛及弟子。時一貧人。取薪賣之。時得兩錢。見佛歡喜。即以兩

錢施佛及僧。貧人以兩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捲金錢財寶自然。爾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善言文飾）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昔者闍崛（山華言靈鷲）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閒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脩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来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来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爾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呪願上座不聽自為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黄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来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

昔有三人共賈衒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分之事為不然時沙門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各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

呪願。令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共生羅閱國中。各得豪富。一人主山中採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為受前世布施之福。

昔有一人。在田耕蒔。日已垂中。家餉未至。有一道人失路。至其田所從乞中食。耕人曰諾。小頗頃留待家餉至。家餉來遲。道人曰。食既不至。仍欲漱口。耕人解其衣帶一訶梨勒果以與道人。道人曰。君心可感。無以相報。欲授五戒。君能受不。荅曰。弟子在俗。五戒難全。但受不殺。後耕人命盡生國王家。世世為國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選擇族望聘以為婦。後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有。如是展轉取不可盡。白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荅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生。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好喜惠施。有從乞者。伸其兩手。有好金錢。尋以施之。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合掌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

愍納受我供。時彼阿難佛弟子名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設供。當須財寶。於是小兒。聞阿難語。尋伸兩手。金錢雨落。須臾積聚。佛勅阿難。汝可取此金錢寶物。營理餚饍。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營理飲食。供養訖竟。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阿難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植何種。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金錢。取已還生。値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竪橖。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置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金錢。伸手而出。乃至今者。遭値於我。出家得道。

昔祇陁太子。在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

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昔有天護商主往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無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往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五年大會請一萬八千比丘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即見上座名阿婆陀乃是凡夫甚能精進入僧伽藍（華言眾園）從此作禮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我為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少剃除鬚髮比丘尼猶言不端嚴上座更喚年少浣染衣服尼復至僧伽藍該言不端嚴上座瞋曰我已剃鬚髮及浣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為端嚴大德聞商主天護作獅子吼五年大會不答言聞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眾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方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言如來正法可見覩者無逾時節大德可往那哆婆哆寺就優波笈多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記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波笈多出而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息。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即大歡喜。便自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時優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心生歡喜。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住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答曰姊妹力也。及五年大會。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而無有異。上座答言。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入海採寶。擔取滿船還閻浮提（華言勝金洲）時遇大風吹舶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聚沙為塔。以珍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道路。言却後七日。有大水來。當汎汝舶入閻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爾許多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生死無窮。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教。即為沙門。得阿羅漢道。

昔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相師覩之。白長者言。兒相殊特。生時有瑞應。號為勒那提婆。華言寶天兒年長大。才藝博通。聞佛神聖。心懷渴仰。即辭父母。往詣佛所。而白佛言。願令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諸居士。共請衆僧。種種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僧衆。發大誓願。好施貧人。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多饒財寶。衣食自然。今遇我世。得道果證。

昔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衆僧。婦乃與夫言論不已。適遇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

不憐愍婦兒。盡以施僧。大官問其夫。汝何不以供給婦兒。乃以施僧。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元是優婆塞。華言清信士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沸疏。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聘以為婦。生一女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有真珠鬘。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鬘。因為立字名曰真珠鬘。年漸長大。稟性賢善。慈愍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鬘。尋以施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沸疏有此好女。通致信命求索。珠鬘聞須達名。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以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

要誓。必共出家。然後與彼。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華。時女父母愛念女故。不能遠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聞是語已。共相然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厭心。尋共相將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各獲道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真珠鬘夫婦。宿植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鬘著頭。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衆生。時有長者名阿沙羅。聞佛說法。化度衆生。而作是言。我當勸化城中民衆。為佛及僧作般遮于瑟。(華言五年一大會)作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道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瑟。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尋即問言。汝此珠鬘為當與誰。婦答夫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解此珠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我來世莫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珠鬘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得少白疊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此以用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於當来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荅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已足。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呪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着王衣。王問女曰。女是何神。荅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荅曰。此女生時。身被袈裟。因為立字。名迦尸

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哀憐愍。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愍此女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迦尸孫陀利比丘尼。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有此袈裟著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迦那伽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歡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雖以祇洹精舍百千金錢布施佛僧，不足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賤，減割針線，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便然可。即遣臣佐，於其城內擊鼓唱令，語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眾人，以脩惠施，於七日頭，乘大白象，於四衢道頭街巷里陌，處處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布施，或以衣服瓔珞金銀寶物種種鐶釧針線，隨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氎，現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便問於其傍諸人：彼須達長者，多財饒寶，無所乏少，乃能見於白舍中伏藏。今何所乏，乃復從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勸化眾人，欲共脩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由我先世不布施故，今若不施，後世遂劇。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請佛及僧，悉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氎，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後無所望。我今貧苦，會當歸死，寧捨此氎，於牕牖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

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言汝今何故用衣布施貧女答言我畏来世遂更貧困以是之故持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状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服飾用施貧女貧女得已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花報況將来世豈無報乎遂經數日貧女命終生忉利天。

昔旁耆羅私佛在世時有紡績者名績常紡微綫奉施如来因白佛言願愍我故受此縷綫生攝受處以此善根於未来世得成如来能拔一切如是日施一縷滿千五百由此福故千五拘胝華言百億不墮惡趣百拘胝反為轉輪王千拘胝反作天帝釋奉覲千拘胝佛又以香華衣服之屬供養如来從是已後經一阿僧耶劫出現於世號大菩提號善攝受如来由施微縷發心大故次第展轉成滿佛法當知由心不由於縷而説頌曰行施不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為求無上勝菩提施微而獲求大果。

昔天帝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值遇衆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衆僧

不亦快乎。即解珠瓔布施僧衆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忉利天上。爲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夙爲貧人。曰持一訶梨勒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娉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嫉。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燋熱。不能燒害。母後煑肉。拘羅復索。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煑。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之。抱而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鏊熱不燋。釜煑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衣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須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果菓。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衆僧。佛知誠意。呪願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請州主。別後貧家遂巨富。忘道人囑。遂請州主。主問富因。實而答主。主即奪瓶。家轉窮弊。方憶道人。四出覔見。依實白言。道人曰。故須此瓶。乞君一榼。盛以材石。賫詣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瓶。主聞大怒。遣數十人。欲來捉之。開出材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落此木石。打破頭額。復出千人。風勢所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奈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

不亦快乎。即解珠瓔布施。僧衆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忉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夙為貧人。因持一訶梨勒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聘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嫉。即提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燋熱。不能燒害。母後煑肉。拘羅復索。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煮。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已。抱而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鏊熱不燋。釜煮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衣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果菓。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衆僧佛知誠意呪願受之兮布水桼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刧生桼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請州主別後貧家遂巨富忘道人囑遂請州主主問富因實而荅主主即奪瓶家轉窮弊方憶道人四出覓見依實白言道人曰故須此瓶乞君一榼盛以材石賫詣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瓶主聞大怒遣數十人欲來捉之開出材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落此木石打破頭額復出千人風勢所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桼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求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遥見吾来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

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為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顧徐食之。時彼緣覺愍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来求吾。吾無所須。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密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當服蘇。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蘇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昔有長者名鳩留。不信今世後世善惡報應。與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國。絕食三日。前行遙見叢林。想是居家。到見有樹神。即為作禮。具說飢乏。神即舉手。指端自然出飲食甘水與之。鳩留飽滿。大號哭。神問何故。答曰。吾伴五百人皆大飢渴。神令呼來。復與飲食。人馬皆足。鳩留問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時。作貧窮人。恒於城門。摩鏡。有沙門出入。常喜指示分衛之處。及佛圖精舍。如是非一。壽終生此。自然受福。無所乏短。長者心悟。乃大脩布施。日飯八千人。淘米之汁。流出城門。是以乘舟。後

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華言赤澤）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衆超絶。其初生時。於虛空中。天神出現。遂自然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見之。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衆超絶。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求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出家得道。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華言聞物即舍衛也）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潘澱。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

潘淀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曰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成辟支佛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昧象其王奉事異道王忽一日發其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曰此纔足作舍復當取婦懼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問何以答言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甚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來乞丐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遝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徒自勤苦不如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奉教於

是梵志覩佛光相踊住空中為說偈言雖得積珍寶崇高至于天如是滿世間不如見道跡不善像如善愛而似無愛以苦為樂像狂夫之所厭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昔有人大富而慳其婦好佛法欲施不敢暨臨入海先以鐵蒺藜三重繞舍婦礙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諸鐵閑關變成鵠毛取絹一匹寄人施佛佛受呪願夫與五百伴共在海中他皆為鬼所噉唯留其夫諸鬼相語曰是人有婦事佛不可近也伴侶死盡獨得寶還問婦何事婦具告之二人歡喜即布施佛僧設會遂得道果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揵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句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繇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惡言

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侍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脩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拔提。為他守園。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樵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言。汝今若能持此樵木用與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語。心懷歡喜。即便以木授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後來。共詣祇桓。即祇樹園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隨逐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樵木奉施世尊。世尊

受已。插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樵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茂盛。團圓可愛。如尼拘陀樹。韡諸樹無。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衆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樵木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樵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樵木。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離垢。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珍寶不可稱數。佛與阿難。衛里分衛。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歡喜。請佛入座。以氍毹布地。食器皆以金銀。佛言此人前生值飢餓世。家中窮之。唯採諸菜。用自繫命。作羹適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已分與之。

讓母令食。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不食。惟恨家貧無好供養。緣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當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發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因緣。今重相值。父母兒子大小。一時皆持五戒。命終生天受福無量。今日值佛。皆得羅漢。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

唐元和八年。法師智詧。(與辨同)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閱詧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詧如其教。炊米散郊外。感鳥大集。搏飯。詧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詧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昔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坐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自

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華言廣嚴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遇衆僧大會講法。遂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悅。即擧甕酪布施衆僧。衆僧呪願。蓋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豪貴尊榮。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来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斯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

晉豫章金公。世居西山釡田。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几立。四環雲拱。内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

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處君耳。君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惠施。多立功德。貧窮患難。皆得其濟。每遇善事。靡不力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令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岳中。以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返形。升朱宮受化。

宋杭州蔣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樂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元價。歲歉或捐以與飢者。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禱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

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應孚佑侯。

晉焦先字孝然河東太原人也在世已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人状如煮芋也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語若人不見其往時仍置薪於人門閒使去連年如此結草菴於河邊衣弊即於市中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常單衣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如故在庵不動火過去庵盡先徐徐起衣服不燋灼又更作庵而忽大雪後人馬屋都壞村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疑是庵壓死乃共披舉索之見先卧於雪下甚有温顏了無寒色人知其異欲從學道先曰我且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曰我本神仙以仙功少布施之德故來世間償其願也言訖不知所之云。

漢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初呂后攝政探抗跡終南山居樓觀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年三十六常誦道德經多行賑恵感仙人趙先生托以

狂人。形容毀弊。從採求乞不已。而欣然拯之。乃密告之曰。我試子耳。子可教也。遂授黃庭內景之訣。及諸仙所授秘道。漢武元朔六年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為太極真人矣。

宋。石元朴。桐川人。辭家來句曲山。結庵於山下路傍。每以草履施人。又以藥濟人。一旦感鍾呂二仙。授以雙仙透風丹。并飛步丸等藥方。元朴愈加救濟之心。施藥不怠。後遇曾申楊仙人。授以至道。仙化而去。

漢。陰長生者。新野人也。陰皇后之宗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樂施好道。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褌履之勞。久而明生不教之以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田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怠。同時往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歸去。獨長生不去。禮敬彌肅。明生乃告之曰。子真是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天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歃血。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別去。長生歸合。丹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無問識與不識也。周行天下。與妻相隨。舉門皆壽而不老。後於平都山中白日

昇天。

唐王柯字仙柯。青城横源人也。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緑脉。形状異常。幼穎悟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顔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乃居洞中修煉。歴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為金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枝。因此昇天而去。乃高宗儀鳳三年正月也。後其地名羅家山。鄉人為立祠焉。

唐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僖宗乾符二年。黄巢陷鄂州。沿江驚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攜家捨舟陸行。時歳大飢。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飢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峯下。廬江之陽

也。一日有道者，蓬頭披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久之，曰把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荅。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同到後院，遂相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昱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宫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籙，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由多，骨肉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閾，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翱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唐草古學老師，踈勒國人。身衣毛毯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

常以一黑犬同行。玄宗詔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得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為藥王。厥後忽謂請藥者曰。吾本上仙。為有微譴。生於異域。今以施藥濟人功行已足。當歸天上。遂叱其犬化為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唐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明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僊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昇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采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

此當絕跡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猶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下為室。修道精勤苦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昔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多賫水與之。有一女子孤窮藍縷。無以貿易。忽有乞食人。衣破貌醜。瘡疾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此女子獨加哀憐。分飯飼之。乞食人曰。我感汝行善。欲思相報。汝欲何須。女答曰。何恩可報。今須之物。非君能得。乞人曰。任汝所須。曰。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下書刀。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湧出。迺便辭去。忽然不見。

昔鄞江二客者。容狀皆如三十許人。棲遲旅共。有一石碩、坫。缸時以藥石救民疾苦。立効。或以錢酬之。一無所取。日於市中乞丐。所得沽酒共飲。凡十餘年。冬夏衣單。一日自相謂曰。我二人有微譴。久謫居此。施藥立功已滿。相與於東渡橋中流之上。投身江中。衆悉驚駭。沿流而下。去橋十丈。躍

出水之波上。振衣相與而去。旅舍視其石頑。無復他物。有古鐵錢二文識
若驗是越王鑄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